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八十九回 憨錦箋暗藏白玉釵 癡佳蕙遺失紫金墜

且說金輝見了夫人何氏，盛誇施俊的人品學問。夫人聽了，也覺歡喜。原來何氏夫人就是唐縣何至賢之妹，膝下生得兩個兒女：女名牡丹，今年□六歲；兒名金章，年方七歲。老爺還有一妾，名喚巧娘。且說夫人見老爺誇施俊不絕口，知有許婚之意，便問：「施賢姪到此何事？」金老爺道：「施公雙目失明，如今寫信前來，叫施俊在此讀書，從我看文章。雖是如此，書中卻有求婚之意。」何氏道：「老爺意下如何呢？」金公道：「當初施賢弟也曾提過，因女兒尚幼，並未聘定。不想如今施賢姪年紀長成，不但品貌端好，而且學問淵博，堪與我女兒匹配。」何氏道：「既如此，老爺何不就許了這頭親事呢？」金公道：「且不要忙。他既在此居住，我還要細細看看他的行止如何，如果真好，慢慢再提親不遲。」

老爺夫人只顧講論此事，誰知有跟小姐的親信丫頭名喚佳蕙，是自幼兒服侍小姐的，（因他聰明伶俐，而且模樣兒生的俏麗，又跟著小姐讀書習字，文理頗通，故此起名叫個「蕙」字，上面又加上個「佳」字，言他是香而且美。佳蕙既然如此，小姐的容顏學問可想而知了。）這日他正到夫人臥室，忽聽見老夫妻講論施俊才貌雙全，有許婚之意。他便回轉繡戶，嘻嘻笑笑道：「小姐大喜了！」牡丹小姐道：「你道的什麼喜？」佳蕙道：「方才我從太太那裡來，老爺正在講究。原來施老爺打發小官人來在我們這裡讀書，從著老爺看文章。老爺說他不但學問好，而且品貌極美。老爺太太樂得不得了，有意將小姐許配與他。難道小姐不是大喜麼？」牡丹正看書，聽說至此，把書一放，嗔道：「你這丫頭，益發愚頑了！這些事也是大驚小怪，對我說的麼？越大越沒出息了。還不與我退下！」

佳蕙一團高興，被小姐申飭了一頓，臉上覺的訕訕的，羞答答回轉自己屋內，細細思索道：「我與小姐雖是主僕，卻是情同骨肉。為何今日聽了此話，不但不喜，反倒嗔怪呢？哦，是了。往往有才的必不能有貌，有貌的必不能有才，如何能夠才貌兼全呢？小姐想來不能深信。仔細想來，倒是我莽撞了。理應替他探個水落石出，方不負小姐待我的深情。」想到此，偏促不安，他便悄悄偷到書房，把施俊看了個□分仔細，回來暗道：「怨得老爺誇他，果然生的不錯。據我看來，他既有如此的容貌，必有出奇的才情。小姐不知，若要固執起來，豈不把這樣的好事耽擱了麼？噯！我何不如此如此，替他們成全成全，豈不是好？」想罷，連忙回到自己屋內，拿出一方芙蓉手帕，暗道：「這也是小姐給我的，我就拿他作了引線。」立刻提筆，在手帕上寫了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」二句，折疊了折疊，藏在一邊。

到了次日，午間無事，抽空兒袖了手帕，來到書房。可巧施俊手倦拋書，午夢正長，錦箋也不在跟前。佳蕙悄悄的臨近桌邊，把手帕一丟，轉身時又將桌子一靠。施俊驚醒，矇矓二目，翻身又復睡了。誰知錦箋從外面回來，見相公在外面瞌睡，腕下卻露著手帕，慢慢抽出，抖開一看，異香撲鼻，上面還有字跡，卻是兩句詩經，心中納悶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此帕從何來呢？不要管他，我且藏起來。相公如問我時，我再問相公，便知分曉。」及至施俊睡醒，也不找手帕，也不問錦箋。錦箋心中暗道：「看此光景，這手帕必不是我們相公的。若是我們相公的，焉有不找不問之理呢？但只一件，既不是我們相公的，這手帕從何而來呢？倒要留神查看。」

到了次日，錦箋不時的出入來往，暗裡窺探。果然佳蕙從後面出來，到了書房，見相公正在那裡開箱找書，不便驚動，抽身回來。剛要入後，只見一人迎面攔住道：「好呀！你跑到書房作什麼來了？快說！不然，我就嚷了。」佳蕙見是個小童，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小童道：「我乃自幼服侍相公、時刻不離左右、說一是一、說二是二、言聽計從的錦箋。你是誰？」佳蕙笑道：「原來是錦兄弟麼。你問我，我便是自幼服侍小姐、時刻不離左右、說一是一、說二是二、言聽計從的佳蕙。」錦箋道：「原來是佳姐姐麼。」佳蕙道：「什麼佳咧錦咧，叫著怪不好聽的。莫若我叫你兄弟，你叫我姐姐，咱們把佳錦二字去了，好不好？我問兄弟，昨日有塊手帕，你家相公可曾瞧見了沒有？」錦箋想道：「原來手帕是他的，可見他人大心大。我何不嘲笑他幾句。」想罷，說道：「姐姐不要性急，事寬則圓。姐姐終久總要有女婿的，何必這末忙呢。」佳蕙紅了臉道：「兄弟體要胡說。只因我家小姐待我思深義重，又有老爺太太願意聯婚之言，故此我才拿了手帕來知會你家相公，叫他早早求婚，莫要耽誤了大事。難道詩經二句詩在手帕上寫的，你還不明白麼？那明是韞玉待價之意。」錦箋道：「姐姐，原來為此，我倒錯會了意了。姐姐還不知道呢，我們相公此來原是奉老爺之命到此求婚。惟恐這裡老爺不願意，故此懇懇切切寫了一封信，叫我們相公在此讀書，是叫這裡老爺知道我們相公的人品學問。如今姐姐既要知恩報恩，那手帕是不中用的。何不弄了真實的表記來！我們相公那裡有我一面承管。」佳蕙聽了道：「兄弟放心。我們小姐那裡有我一面承管，咱二人務必將此事作成，庶不負主僕的情意一場。」說罷，佳蕙往後面去了，錦箋也就回轉書房。

且說佳蕙自與錦箋說明之後，處處留神，時刻在念。不料事有湊巧，牡丹小姐叫他收拾鏡妝，他見有精巧玉釵一對，暗暗袖了一枝，悄悄遞與錦箋。錦箋回轉書房，得便開了書箱，瞧瞧無物可拿，見有一把扇子控的個紫金魚的扇墜，連忙解下來，就勢兒將玉釵放在箱內。卻把前次的芙蓉手帕打開，剛要包上紫金魚，見帕上字跡分明。他又賣弄起才學來，急忙提筆寫上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二句，然後將扇墜包裹。得意洋洋，來見佳蕙道：「我說事成在我，姐姐不信。你看如何？」說罷，打開給佳蕙看了。佳蕙等的工夫大了，已然著急，見有個回禮，急急忙忙接了過來：「兄弟，改日聽信吧。」回手向衣襟一掖，轉身就去了。

剛走了不多時，只見巧娘的杏花兒年方□二歲，極其聰明，見了佳蕙，問道：「姐姐那裡去了？」佳蕙道：「我到花園掐花兒去來。」杏花兒道：「掐的花在那裡？給我幾朵兒。」佳蕙道：「花尚未開，因此空手而回。」杏花兒道：「我不信。可巧一朵兒沒有嗎？我要搜搜。」說罷，拉住佳蕙不放。佳蕙藏藏躲躲道：「你這丫頭，豈有此理！慢說沒花兒，就是有花兒，也犯不上給你。難道你怕走大了腳，不會自己掐去麼？拉拉扯扯什麼意思！」說罷，將衣服一頓，揚長去了。杏花兒覺得不好意思，紅漲了臉，發話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！明兒我們也掐去，單希罕你的咧。」說著話，往地下一看，見有一個包兒，連忙撿起，恰正是芙蓉手帕包著紫金魚兒，急忙忙籠在袖內，氣忿忿回轉姨娘房內而來。巧娘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來？又合誰嘔了氣了？因為什麼撅著嘴？」杏花兒道：「可惡佳蕙，他掐了花來，我向他索一兩朵，饒不給，還摔打我。姨娘自想想，可氣不可氣？偏偏的他掉了一個包兒，我是再也不給他的了。」巧娘聽了，忙問道：「你撿了什麼了？拿來我看。」杏花兒將包兒遞將過來。不想巧娘一看，便生出許多是非來了。

你道為何？只因金輝自從遭貶之後，將宦途看淡了，每日間以詩酒自娛。但凡有可以消遣處，不是□天，就是半月，樂而忘返。家中多虧了何氏夫人調度的井井有條。惟有巧娘水性揚花，終朝盡盼老爺回來。誰知金公是放浪形骸之外，又不在婦人身上用工夫的。他便急的猶如熱地螞蟻一般，如何忍耐得住，未免有些饑不擇食，悄悄地就與幕賓先生刮拉上了。俗語說：「色膽大來，難保機關不泄。」一日，正與幕賓在花園廳上，剛然入港，恰值小姐與佳蕙上花園燒香，將好事冲散。偏這幕賓是個膽小的，惟恐事要發覺，第二日收拾收拾，竟自逃走了。巧娘失了心上之人，他既不思己過，反把小姐與佳蕙恨入骨髓，每每要將他二人陷害，又是無隙可乘。

如今見了手帕，又有紫金魚，正中心懷，便哄杏花兒：「這個包兒既是撿的，你給我吧。我不白要你的，我給你作件衫子如何？」杏花兒道：「罷喲！姨娘前次叫我給先生送禮送信，來回跑了多少次，應許給我作衫子，到如今何嘗作了呢。還提衫子呢，沒的盡叫我擔個名兒罷了。」巧娘道：「往事休提。此次一定要與你作衫子的，並且兩次合起來，我給你作件夾衫子如何？」杏花道：「果真那樣，敢則是好。我這裡先謝謝姨娘。」巧娘道：「不要謝。我還告訴你，此事也不可對別人說，只等老爺回來，你千萬不要在跟前。我往後還要另眼看待於你。」杏花兒聽了歡喜，滿口應承。

一日，金公因與人會酒，回來過晚，何氏夫人業已安歇，老爺憐念夫人為家計操勞，不忍驚動，便來到巧娘屋內。巧娘迎接就座，慇懃獻茶畢，他便雙膝跪倒，道：「賤妾有一事稟老爺得知。」金公道：「你有何事？只管說來。」巧娘道：「只因賤妾撿了一宗東西，事關重大。雖然老爺知道，必須訪查明白，切不可聲張。」說著話，便把手帕拿出，雙手呈上。金公接過來一看，見裡面包著紫金魚扇墜兒；又見手帕上字跡分明，寫著詩經四句，筆跡卻不相同，前二句寫的輕巧斌媚，後二句寫的雄健草率。金輝看畢，心中一動，便問：「此物從何處撿來？」巧娘道：「賤妾不敢說。」金輝道：「你只管說來，我自的道理。」巧娘道：「老爺千萬不要生氣。只因妾給太太請安回來，路過小姐那裡，撿得此物。」金輝聽了，登時蒼顏改變，無名火起，暗道：「好賤人！竟敢作出這樣事來。這還了得！」即將手帕金魚包好，攏在抽內。巧娘又加言道：「老爺，此事與門楣有關，千萬不要聲張，必須訪查明白。據妾看來，小姐決無此事，或者是佳蕙那丫頭也未可知。」老爺聽了，點了點頭，一語不發，便向書安安歇去了。

不知後來金公如何辦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